

走向新文明：生态文明抑或信息文明

卢 风

摘 要：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一个旧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或工业文明已日薄西山，一种新文明正呼之欲出。但人们对新时代或新文明有不同的预期和命名。生态文明论和信息文明论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两种命名理论。前者断言，取代工业文明的将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后者断言，取代工业文明的将是信息文明，新时代就是信息时代。相应于这两论出现了两种新哲学：生态哲学和信息哲学。这两种哲学都着力消解现代性哲学的主客二分。两论各自描绘了新文明的愿景，但都有待于未来人类实践的检验。

关键词：生态文明；信息文明；生态哲学；信息哲学

中国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1-0034-07

现代科技进步的加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都让人们意识到，一个旧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正从工业文明走向一种崭新的文明。关于新时代或新文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命名这个新时代或新文明，人们则见仁见智。有两种观点特别值得关注，一种认为新时代是生态文明新时代，新文明就是生态文明；另一种认为新时代是信息时代，新文明是信息文明。本文将比较这两种观点，并简略描绘新文明的愿景。

一、生态文明论

国外最早提出“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的学者或许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教授费切尔（Iring Fetscher），他在1978年发

表的《论人类生存的条件——兼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中指出：“期盼中的、被认为亟需的生态文明——不像舍尔斯基（Schelsky）的技术国家——预设了一种有意识地调控体制的社会主体。它将以人道的、自由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不是由服务于世界范围之生态专制的专家团队去做。如今，热望无限进步的时代即将结束。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无止境地征服自然的时代业已受到质疑。正因为人类和非人自然之间和平共生的仁慈生活方式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对无节制的技术进步才必须加以控制并设限。”^①费切尔的这篇文章将代表人类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在这篇文章中，费切尔针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错误——人类凭科技进步可无止境地征服自然——初

^① Iring Fetscher, 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 Universitas, 1978, No.3, Vol.20, PP.161-172.

步提出了生态文明的设想，并预言“热望无限进步的时代即将结束”，指出“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无止境地征服自然的时代业已受到质疑”，从而认为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

虽然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是西方学者，但迄今为止使用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方面研究重要的西方学者却寥若晨星。^①其中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无疑是最为今日中国人所熟识的一位，他多次说，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才能免遭毁灭的厄运；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②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的阿伦·盖尔（Arran Gare）是这寥若晨星的西方学者中的一位，他明确认为未来的文明是生态文明。他说，我们正面临的以大规模环境问题为焦点的危机是“现代西方文明”（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的危机。^③摆脱这种危机需要来一场“彻底的启蒙”（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这场启蒙将诉诸受到后还原论（Post-reductionist）自然哲学和科学支持的过程——关系形而上学（a Process-relational Metaphysics），从而将人类安置于通过历史而在大自然之内进行人性之自我创造的境遇之中，并走向一种新的文明，在其中部落之间、文明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破坏性冲突将得以克服，并要求全人类承诺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并承认人类共同体该臣服于全球生态系统。这场彻底启蒙的目标应该被理解为全球生态文明（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建设。^④

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也是寥若晨星的认同生态文明的西方学者中的一位，他也主张称未来的文明为生态文明。他声称他的《生态

民主》（1995）一书是一本关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根本变革”的书。^⑤在这本书中他对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和工业文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因为它致力于无限增长，也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战争倾向。^⑥他认为，生态文明奠基于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使互相关联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得以持续。这样的文明具有两个基本属性：第一，它运用欣欣向荣的生物界的动态和可持续平衡的观点看待人类生活：人类与自然不是处于对立状态，人类就生活于自然之中。第二，生态文明意味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这取决于我们做出新的社会选择的能力。^⑦他认为，“命名一种文明就是树立一面旗帜”。^⑧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这次变革和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一样重要。^⑨

当然，除上述几位学者以外，西方或许还有其他的认同生态文明论的学者，但总的来说寥寥无几。

国内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或许是叶谦吉先生。叶谦吉曾以《论生态文明》为题在1986年下半年召开的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会议上做大会报告。他的《生态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被收录于农业部主编的《中国生态农业》一书（1987）。在该文中他写道：“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建设物质文明的活动成为既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的活动。建设精神文明既要建立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又要建立人与自然的伙伴式的关系。”^⑩

显然，叶谦吉对“生态文明”的界定与费切尔

① 论述生态危机的学者很多，但使用“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学者甚少。

② 铁铮：《中国引领着世界的生态文明——记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绿色中国》2018年8A期（总第505期），第34-37页。

③ Arran Ga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P.183.

④ Arran Ga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P.166.

⑤ Roy Morrison, *Ecological Democracy*,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95, P.3.

⑥ Roy Morrison, *Ecological Democracy*,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95, P.10.

⑦ Roy Morrison, *Ecological Democracy*,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95, P.11.

⑧ Roy Morrison, *Ecological Democracy*,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95, P.8.

⑨ Roy Morrison, *Ecological Democracy*,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95, P.11.

⑩ 叶谦吉：《叶谦吉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81页。

的界定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我国意识形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叶谦吉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意在补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不足。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中,整个文明社会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部分构成。但叶先生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必须补以生态文明,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按叶先生的意思,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都是同一个文明社会的共时的维度(也有人称其为要素)。今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又增添了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沿袭叶先生的定义,则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共时态的一个维度。费切尔显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生态文明”,而是在历时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生态文明指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这种全新社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费切尔与叶先生的定义的区别是不可忽视的,只有费切尔表述的历时态意义的“生态文明”才标志着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新时代。

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之前,国内也只有少数学者研究生态文明。

1990年李绍东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题为“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的文章。该文认为,文明是指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的进步状态,与野蛮、丑恶、落后相对立。生态文明就是把对生态环境的理性认识及其积极的实践成果引入精神文明建设,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是由纯真的生态道德观、崇高的生态理想、科学的生态文化和良好的生态行为构成的。为建构生态文明,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强化生态知识的覆盖面,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态生理环境,要使生态文明制度化。^①李绍东的定义与叶先生的定义比较一致,即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对待生态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与野蛮、丑恶、落后相对立”的“进步状态”,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的,可以渗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

1992年谢光前在《社会主义研究》发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1993年沈孝辉在《太阳能》发表了“走向生态文明”,同一年刘宗超和刘粤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全球生态文明观——地球表层信息增殖范型”。沈孝辉认为,古代几大农业文明的衰落都是由于自然系统的衰落,人与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破坏而导致的结果。可是历史上的生态破坏毕竟是局部的,此地破坏了,彼地仍然良好,因此文明的消逝也是局部的,此地的文明衰落或覆灭了,彼地仍会产生和发展出文明来。然而当代的问题不同了,无论是生态破坏,还是环境污染,都是全球性的。因此全球环境的恶化必将对世界文明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解决环境恶化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否正视自己的行为所招致和可能招致的环境后果,并对大自然的逆变肩负起不可推脱的责任。为拯救世界和人类自己,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均需进行一场深刻的环境革命,这样才能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途径,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互不损害,共同繁荣,以环境保护为旗帜的人类新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②沈孝辉显然是在历时态的意义上使用“生态文明”。

我们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到的最早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是199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张海源著的《生产实践和生态文明——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该书应是我国最早的书名包含“生态文明”的一本书。该书把环境保护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作者在引言中说:“根据环境污染的现实,保护环境已成为每个国家的政府、社会公民共同的紧迫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和结果就是建设现时代的生态文明。”^③该书声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以及为何能够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④但没有仔细界定何谓生态文明,谈论的主要是生产实践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故该书还不是专论生态文明的专著。

最早的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应是1999年出版的

① 李绍东:《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② 沈孝辉:《走向生态文明》,《太阳能》1993年第3期。

③ 张海源:《生产实践与生态文明——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年,引言第4页。

④ 张海源:《生产实践与生态文明——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年,引言第4页。

刘湘溶编的《生态文明论》。该书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总对策。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文明的全面变革，它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主体的自觉选择，既是我们所憧憬的理想境地，又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①该书论述的生态文明也是费切尔意义上的历时态的生态文明。

2007年党的十七大的召开既是生态文明研究的转折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不仅只有极少数人研究生态文明，而且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成果不受重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高度，党的十九大又特别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如今，生态文明研究和建设都受到了高度重视。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讲的“生态文明”显然是历时态的。可见，我国意识形态承认，将会替代工业文明的新文明是生态文明，我们正开启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二、信息文明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未来学曾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托夫勒在80年代提出了“第三次浪潮”的大历史观。托夫勒夫妇在其1995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新文明：

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写道：“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而视而不见者则处处企图予以压制。这种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样式，改变了工作、爱情和生活方式，新文明还带来了新的经济、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思想意识。”^③他们称这种新文明的兴起为“第三次浪潮”。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迁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历时数千年；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文明的兴起，历时不过300年。如今，“我们这些正好生活在同一星球上这一大变革关头的人们会终身感到第三次浪潮对我们的全面冲击”。^④“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新文明的第一代。”^⑤他们认为，“工业文明行将结束”，“工业主义总危机”已经十分明显。^⑥第一次浪潮带来了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带来了工业文明。“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⑦“土地、劳动、原材料和资本，是过去第二次浪潮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而知识——广义地说，包括数据、信息、影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是现在第三次浪潮经济的核心资源。”^⑧可见，新文明的经济就是世纪之交曾被热议过的“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托夫勒夫妇也称其为“超级符号性的第三次浪潮经济”。^⑨如果说铁路、高速公路等是工业文明的基础设施，那么“信息高速公路”或“电子通道”则构成了新文明的基础设施。可见托夫勒夫妇倾向于把新文明（即第三种文明）称作信息文明。

被尊为“管理学教父”的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对新时代和新经济有类似的看法。但德鲁克称这个新时代为“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m Society）时代。德鲁克说，我们明显地处于历史的转

① 刘湘溶编：《生态文明论》，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122页。

③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19.

④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19.

⑤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21.

⑥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27.

⑦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31.

⑧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42.

⑨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P.36.

型过程中。这次历史转型已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道德视域。^①经过这次历史转型，价值观、信念、社会和经济结构、政治观念和体制以及世界观的改变之大将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②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和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将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③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也就是信息经济。如果说后资本主义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它就是以“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 Capitalism）为主导的社会。^④

多年研究并宣传绿色资本主义和商业生态学的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未来经济》（The Next Economy）一书中宣称，工业主义的经济是物质经济，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物质经济增长依赖于矿物资源的廉价。随着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扬和计算机技术的兴起，物质经济将日趋式微，一种全新的经济将会兴起，这种全新的经济便是信息经济。^⑤

随着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认定未来的新文明就是信息文明。有国内学者说：“一般认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已经经历或还在经历的文明形态，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跨入了信息文明，它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⑥这正好与谈论生态文明的人们的说法相对应，他们也认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已经经历或还在经历的文明形态，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跨入生态文明，或说我们必须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形态。

三、两论的共同观点

生态文明论和信息文明论都各有其理论依据和

现实依据。就现实依据而言，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是事实，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也是事实。

这两种新文明论都要诉诸新科学以寻求科学依据。生态文明论诉诸量子物理学和蕴含生态学的复杂性科学，而信息文明论则诉诸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以后的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

两种文明论都必须获得新哲学的辩护。生态文明论对应的新哲学是生态哲学，信息文明论对应的新哲学是信息哲学。这两种哲学都自命为新时代的新哲学，都对支持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哲学有所批判，例如，都拒斥笛卡尔、康德以来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主客二分或人与非人事物的截然二分是现代性哲学的基石，拒斥这种二分是生态文明论和信息文明论的共同思想。

让我们先看生态哲学对主客二分的拒斥。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是生态哲学的先驱。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把土地看作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土地伦理”主张把人由征服者转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⑦深生态学创始人奈斯（Arne Naess）认为，在人和自然物乃至大自然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每一个人都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权利都是不可量化的普遍权利。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生物物种拥有比其他物种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⑧生态哲学家普遍认为，人与非人生物之间的区别没有笛卡尔和康德所说的那么大，非人生物也有道德资格，从而和人同属于道德共同体。

信息哲学家则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成果而拒斥主客二分。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是当代

①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PP.2-3.

②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P.3.

③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P.5

④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P.166. 实际上，德鲁克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⑤ Paul Hawken, The Next Econom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83, P.78.

⑥ 张易帆、张怡：《信息文明的新特点及其虚拟形态》，《信息技术》2015年第7期，第101页。

⑦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4.

⑧ Arne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Outline of An Ec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6.

最为活跃的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认为，地球正在变成一个信息圈，或者它一直就是一个信息圈，在这个信息圈中，显然并非仅仅人类才具有智能，即就智能而言人并不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如今，人们正逐渐接受关于“自我”的后图灵观念（Post-turing Idea）：我们不是像鲁滨逊身处一个孤岛中那样的独一无二的能动者（Agents），而是在信息圈中互相关联、互相植入的信息有机体（Inforgs，这是个新创的英语单词）。信息圈是我们与其他信息能动者所共享的，其他信息能动者既包括自然的能动者，也包括人造的能动者，他们都能逻辑地和自主地处理信息。^①这里自然的能动者就指非人动物，而人造的能动者就指各种智能机器或机器人。可见，经过图灵革命，笛卡尔、康德乃至萨特等哲学家所重视的“主体”（Subjects）和“主体性”（Subjectivity）概念不重要了，已被代之以“能动者”（Agents）和“能动性”（Agency）概念。在康德、萨特等人看来，只有人才是主体，才具有主体性，但在信息哲学家看来，所有的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当然包括人）和智能机器都是能动者，都具有能动性。所谓能动者就是能和多种其他存在者互动的存在者（Beings），他们承认其他类似的存在者具有和他们自己平等的地位；他们就通过置身于其他存在者中间而体验其身份和自由。^②

可见，信息哲学家与生态哲学家具有共同的观点：并非仅仅人类才具有道德资格，非人事物也具有道德资格。生态哲学家说，生态系统也具有道德资格，人类应该出于道德自觉而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信息哲学家则说，非人动物和智能机器都是能动者，从而也都享有道德资格，故人类不仅应该友善地对待非人动物，也应该友善地对待各种智能机器。有些信息哲学家也主张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霍肯主张由物质经济走向信息经济就有保护环境的考虑。弗洛里迪说：信息哲学的任务之一是构建一个伦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信息圈将被居于其中的人类信息有机体（the Human Inforgs）看作值得给予道德关

注和关怀的新环境。这样的伦理框架必须明确揭示并应对新环境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必须是关于整个信息圈的一种 e- 环境伦理学（an E-nvironmental Ethics）。这种综合（既有整体主义或包容之意也有人工之意）的环境主义要求改变我们的自我意识和在现实中的角色，要求考虑什么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关心的，要求考虑如何让自然事物和人工事物结成同盟。^③

结束语：新文明愿景

文明既然包罗人类超越非人动物生存状态所创造的一切，便是无比丰富、无比复杂的。有人把文明分成器物、制度、观念三大维度。我国意识形态把文明分成共时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按这种划分，则文明包括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这五大维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认为，文明包括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和体制等维度。伊朗的一位长期潜心思考文明主题的学者认为，文明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套清晰的世界观，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宗教。第二部分由一套连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表现出来，而这种体系又常以一个帝国或一种历史体制的面貌展现出来。但每一种划分都只代表理解文明整体的一种视角，却没有任何一种视角能对文明整体一览无余。正因为文明是无比复杂的，是多维度、多面相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名词或形容词足以让所有人都承认它就是正出现的新文明的恰当名称。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判断，对未来有不同的预期，对新时代或新文明就会有不同的命名。

根据生态文明论，未来的文明必须改变能源结构，即越来越多地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必须改变产业结构，即淘汰所有的重污染产业；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变线性经济为循环经济；必须大力促进经济的非物质化；必须改变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即超越“资本的逻辑”，摒弃 GDP 至上观念，让生态法则也成为制度建设和制

① Luciano Floridi, The Four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4.

② Luciano Floridi Edited, The Onlife Manifesto, Being Human in a Hyperconnected Era, Springer Open, 2015, P.209.

③ Luciano Floridi, The Four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19.

度创新的指导思想；必须创造繁荣、多样的生态文化；必须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抵制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必须实现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即来一次新启蒙。归根结底，必须超越“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

根据信息文明论，未来的文明必然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文明，知识和信息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生活“用品”，经济非物质化也便是经济信息化的一个面相。如今，我们若买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新书，大可不必让纸板书漂洋过海地从美国运到中国，在kindle阅读器上下载电子版即可。如果像弗洛里迪等人预言的那样，将来线上、线下无区别，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合一，则游览九寨沟、黄山等风景区，就不必乘飞机、火车，动一下鼠标即可。信息技术确实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两种新文明论各自描绘了未来文明或新时代的愿景，也都将接受未来人类实践的检验。两种新文明论既然都试图取代现代性，便必然受到仍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性的顽强抵制。如托夫勒所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而视而不见者则处处企图予以压制。”

参考文献：

- [1] Iring Fetscher. 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J].Universitas, 1978, No.3, Vol.20.
- [2] Arran Gar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 [3] 叶谦吉. 叶谦吉文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 [5] Alvin and Heidi Toffler.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M].Turner Publishing, Inc. Atlanta, 1995.
- [6]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M].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 [7] Paul Hawken, The Next Economy[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83.

[8] 张易帆，张怡. 信息文明的新特点及其虚拟形态 [J]. 信息技术，2015，（7）.

[9]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 Arne Naess.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Outline of An Ecosoph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 Luciano Floridi. The Four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 Luciano Floridi Edited. The Onlife Manifesto, Being Human in a Hyperconnected Era[M]. Springer Open, 2015.

作者：卢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钟晓媚